

长生殿

中国古典名剧导读丛书

黄山书社



郑尚宪
导读
清洪昇
著

导 读

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
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
天宝当年遗事弹。

——《长生殿·弹词》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于煤山自缢。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旋引清兵入关，迅速占领北中国并挥师南下，大明帝国的三百年基业顷刻间灰飞烟灭，原来被蔑称为“建州鞑虏”的满清贵族堂而皇之地成为华夏之主。这天崩地坼的沧桑巨变，给长期以来独尊汉官威仪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震荡，给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在明清鼎革几十年后，还不断有人用戏剧或其他文学样式，来总结历史教训，抒发内心的痛苦和兴亡之感。这其中尤以17世纪末问世的《长生殿》和《桃花扇》最为突出。这两部光耀日月的悲剧杰作，借男女的悲欢离合，写国家的盛衰兴亡，将爱情悲剧与政治悲剧、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纯熟的艺术手法，以及弥漫全剧的浓厚的感伤情绪，构成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最后一座高峰。它们的作者，人称“南洪北孔”的洪昇和孔尚任，也因此构成了清初剧坛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

一 洪昇坎坷的一生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稗村、南屏樵者,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洪氏是杭城的望族,尤其在明代,出了不少显宦,既饶资财,又多藏书,是个典型的书香门第。这样的家世背景,对日后洪昇的成长是颇为有利的。洪昇自幼好学,童年便会做诗,15岁时已小有名气。他的两位老师陆繁昭 and 毛先舒都是很有民族气节的宿儒,入清后坚决不仕。他们的道德文章对洪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熙七年(1668)初春,24岁的洪昇告别家乡父老亲朋,赴北京入国子监(国立最高学府)学习。当时许多人认为,凭他的才学和外祖父(又是洪昇之妻黄兰次的祖父,当时已当了大官,后官至大学士、吏部尚书)的关系,取功名如拾草芥。洪昇自己可能也有这种想法,因此上路时颇为踌躇满志。然而现实是无情的。此后十几年间,洪昇并未在宦途上取得半点进展,只得四处奔走,卖文为生。后来又接连遭受了与继母失和,父亲被人诬告获罪,弟弟英年早逝,爱女夭折等一系列变故。生活磨难了洪昇,也使他变得成熟老练起来,对人生的追求逐渐由虚幻变得现实,由狂热变为冷静。在创作态度上,也有了较大变化。原来他对诗文颇为用功,因为诗文的成就和声望是抬高文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洪昇在为功名奔走的过程中写了大量的诗篇,这是他进行社会交际和人生追求的需要。但是随着洪昇对宦途的心灰意冷,他的主要精力逐渐转向为正统文人所不齿的戏曲。戏曲创作成了洪昇后半生生活的重要内容,也决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洪昇的戏曲作品,据姚燮《今乐考证》、王国维《曲录》记载,可

知名目的有 10 种,今仅存有《四婵娟》和《长生殿》,其余各种俱已失传。而奠定洪昇在戏曲史、文学史上崇高地位的,是他的《长生殿》。《长生殿》写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热门题材。早在唐代,就有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和陈鸿的传奇《长恨歌传》互为表里,淋漓尽致地演绎了这一故事。戏曲兴起之后,它又倍受剧作家们的青睐。历代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一题材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开掘。尽管他们表现的主题不尽相同,但他们对这一故事所包含的意义作了相当广泛的探索。在这种情况下,洪昇充分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蓝本,吸收了元代白朴《梧桐雨》的艺术成就,费十余年时间,三易其稿,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写成长达 50 出的《长生殿》。

《长生殿》问世后,立即以其高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震动了剧坛,“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①。以至于能演《长生殿》的戏班和演员,顿时身价百倍。然而此剧在给洪昇带来极大声誉的同时,也给他带来灾祸。就在《长生殿》问世的第二年(康熙二十八年,即 1689 年)夏天,京中内聚班伶人以给洪昇祝寿为名,在太平园演出一场《长生殿》,并请作者广邀名流助兴,众名士求之不得,踊跃与会。然而乐极生悲,第二天就有御史以“大不敬”的罪状参了他们一本。原来康熙的佟皇后上个月病逝,按照朝廷惯例,臣子们须守孝 27 日,其间不得张乐,而太平园之会恰好就在 27 天“国恤”期限内。于是康熙皇帝下了圣旨,着刑部逮洪昇入狱,并拘审内聚班伶人。势头来得很猛,与会者个个惴惴不安。好在事情很快就有了结果:洪昇由国子监除名,与会的士大夫革职,诸生除名,受处分者近 50 人。此事一时轰动了京师,人人叹嗟不已,当时有人作诗叹道:“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②

《长生殿》之祸彻底粉碎了洪昇对仕途残存的幻想。第二年春

天，洪昇回杭州定居，此后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写作和授徒上。现今存世的《四婵娟》就作于晚年家居时候。此剧仿明代徐渭《四声猿》体例，包括四个单折短剧。第一折写谢道韞咏雪，受到叔父谢安的赞赏；第二折写卫茂漪向表弟王羲之传授簪花格书法；第三折写李易安与丈夫赵明诚一边品茶，一边谈论历代夫妇佳话；第四折写管仲姬与丈夫赵孟頫一同泛舟江上，妇画竹，夫作歌，共抒情怀。这一组杂剧描写历史上的名媛轶事，歌颂了她们的才华和爱情，赞扬了一种男女平等且具有共同的文学或艺术情趣的家庭生活，由此可见作者对家庭、爱情的看法具有一定民主思想。

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末，洪昇应江南提督张云翼和江宁织造曹寅的邀请往松江、江宁等地一游，受到了十分隆重的接待。两位主人都特地为他安排了《长生殿》的演出，以示对他的崇敬。洪昇与他们盘桓数日后，乘船南归。六月一日晚泊船乌镇，上岸到友人处饮酒，夜里归船时醉步踉跄，失足落水。这时一阵大风又刮灭了船上的灯烛，众人无法捞救。这位伟大的戏曲家就这样离开了人间。噩耗传出，士林震悼，有友人用四句诗归纳了他坎坷的一生：

家从破后常为客，名到成时转累身。

归老湖山思闭户，何期七尺付沉沦。

——王著《挽洪昉思》

二 《长生殿》的“言情”主旨及其他

（一）“专写钗盒情缘”

如前所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是文学史上人人耳熟能详的热门题材，仅就戏曲领域来说，在洪昇之前，已有三四十位作家写过此类剧作，其中包括白朴的《梧桐雨》这样杰出的作品。它们既为后人的同题材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也构成了一座座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如何超越前人，是摆在洪昇面前的最大问题，也是《长生殿》能否成功的关键。

从洪昇的《长生殿·例言》中可知他创作《长生殿》经历了三个阶段，创作思路也变了三次：一稿《沉香亭》是因“偶感李白之遇”而作，当是以李白得遇明皇为主线，也自必涉及李隆基与杨玉环，主旨无疑是在抒写作者个人的“身世之感”。二稿改为以“李泌辅肃宗中兴”为主，又更名曰《舞霓裳》，则李隆基与杨玉环当是剧中主角，而且显然是据白居易《长恨歌》诗中“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意谱写而成，已寓有“盛衰兴亡之叹”。三稿《长生殿》，是因为“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遂合用之而“专写钗盒情缘”，其本意当主要是在《舞霓裳》业已寓有的“盛衰兴亡之叹”的基础上，进而突出李、杨的帝妃爱情。时至今日，《沉香亭》和《舞霓裳》已无从得见，但可以肯定地说：作者三易其稿的过程，既

是内容不断丰富、主题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艺术上不断加工、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长生殿》以前的剧坛上，有两类题材的作品最受人们欢迎：一是爱情题材；一是政治题材。这两类题材的戏曲各有所长，大抵前一类作品人物性格的刻画细致生动，情节委婉曲折，引人入胜；后一类作品则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和深刻见长。历代有不少作家试图兼采二者之长，将爱情与政治结合起来表现，但大都不很成功。唐明皇与杨贵妃非同寻常的爱情关系，决定了它是个极好的爱情题材；而身为最高统治者，他们的爱情在历史上又对政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也可以把它视为政治题材。洪昇在三易其稿的过程中，逐渐探清李杨故事的双重属性，并确定了自己的创作原则，这在作者的《长生殿·自序》、《长生殿·例言》中有明确表述：即以李隆基、杨玉环的爱情发展为主线，以安史之乱的政治局势为背景，在歌颂李、杨爱情的同时，也适当批判他们沉溺情河所造成的政治恶果，从而寄寓劝惩之意。作者描写李、杨爱情和敷演唐朝盛衰的历史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寄托爱情理想和表达劝惩思想是统一的。作者把关系到民生疾苦与军国大事的帝妃爱情悲剧，同王朝衰败的时代悲剧紧密结合起来，将全剧的两个悲剧层面叠为一，向历史悲剧的纵深部位进行开掘，揭示了如作者友人吴舒凫所评说的“只因行乐一念”，“酿成天宝之祸”的历史教训。

对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生死情缘，历代曾有过种种看法，并因此演绎出许多风采各异的文学作品。洪昇在反复揣摩这段历史后则认为“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即像李、杨这样生死不渝的爱情，在帝王家是极为罕见的，于是立意要把李、杨二人的“钗盒情缘”作为全剧的主要内容。《长生殿》上、下卷共 50 出，第一出《传概》，开首一曲〔南吕引子·满江红〕便唱出了“情”这一主调，第五十出《重圆》的最后一曲〔尾声〕，仍是以“情”收束全剧，可以说全剧是

以“情”起，以“情”结，一气贯穿。剧中绝大部分关目，铺写的都是李杨故事。不少戏剧冲突的开展，也都归结在李杨情缘的纽带上。在剧本的上半部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李杨爱情的发生、发展，到完全巩固的过程。在下半部，杨玉环虽已香消玉殒，但李、杨爱情并没有结束，而是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了，即由前半段人与人的爱情向后半段人与仙（实为鬼）的爱情发展。作者所描写的人仙之间的爱情，具有人的爱情内涵，却没有了人间的利害冲突，而成了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因此也更加强烈、持久，更加真挚和专一。唐明皇说：“我只愿速离尘埃，早赴泉台，和伊地中将连理栽。”杨玉环说：“位纵在神仙列，梦不离唐宫阙，千回万转情难灭。”他们一同“死生仙鬼都经遍，直作天官并蒂莲”，最后终于在月宫重圆。这样，爱情就超越了生死的界限，超越了人鬼的隔阂，显示了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洪昇在《长生殿·例言》中曾不无得意地说：“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牡丹亭》是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言情”杰作，剧中人那种“生生死死为情多”，出生入死追求爱情的举动曾打动了无数的读者和观众，洪昇曾对此有过“肯綮在死生之际”等十分精辟的评论（见《吴吴山三妇评本〈牡丹亭〉》附洪之则文），现在他又首肯时人将《长生殿》比作《牡丹亭》的说法，可见他是怀着极大的热忱来描写和赞颂李、杨的爱情的。

（二）“垂戒来世”与“情悔”

不同于一般才子佳人或平民百姓的爱情，作为封建帝王和后妃，他们的爱情生活必然要对当时的政治产生巨大影响。杨国忠受到重用，恃恩擅权，杨氏兄妹竞造新第，极尽豪奢。李隆基本人也因宠爱杨玉妃，“弛了朝纲，占了情场”，朝欢暮乐，无所不为，为

了让杨玉环能吃上新鲜荔枝，他“特敕地方飞驰进贡”。朝政的腐败和杨氏兄妹的专横跋扈，刺激了安禄山的野心，导致了“安史之乱”这一政治大动荡，也招致了杨玉环生命的殒灭。纵观李、杨的爱情经历，他们的每一项活动都牵动着政治时局。他们的爱情影响着政治，反过来政治也对他们的爱情产生渗透和干扰。作者真实地揭示出李、杨爱情与政治动乱的内在联系，揭露和批判了李、杨纵情误国的种种行为，意在使后世记取和借鉴这一历史教训，即所谓的“垂戒来世”。

洪昇既热烈歌颂了李、杨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当然是理想化了的），又要批判这种爱情所造成的政治恶果，这必然造成了自相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特别强调了他们的“情悔”，所谓的“嘉其败而能悔”。对于李隆基，一是写他后悔过去整天沉迷于爱情，不理朝政，听信奸佞；二是写他后悔对杨玉环有负“生生世世永为夫妇”之盟。作者认为李隆基这样真诚地忏悔，便能“补过”，所谓“一悔能教万孽清”。对于杨玉环，一是写她后悔自己“在生所为”的一桩桩“罪案”；二是写她后悔由于她的缘故，“弟兄姊妹，挟势弄权”的“罪恶”。作者认为杨玉环这么一忏悔，便能“清孽”。作者还认为，正由于忏悔，李、杨二人才能“重圆”，而“居切利天官，永为夫妇”。

值得注意的是，《长生殿》只是让李、杨对帝妃爱情中逞侈心、穷人欲的一面进行了痛定思痛的自我反省，而于爱情本身，李、杨不仅从未后悔，而且从不后悔。《情悔》一出中，杨贵妃在星月底下虔心忏悔自己“在生所为，那一桩不是罪案”的同时，又郑重声明：“只有一点那痴情，爱河沉未醒。说到此悔不来，惟天表证。纵冷骨不重生，拚向九泉待等。”这正如吴舒凫所评：“事事可悔，只有此情不放。”“情不放，便生缘。”在这里，《长生殿》又回到它所同情的在帝王家罕见的爱情的基本立场上，抒写了他们生死离别后，痛感

由于国家破败而导致爱情毁灭的无限悲怆，以更深入一层的悲剧笔力，表现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剧主题。

然而洪昇自己也明白，所谓“一悔能教万孽清”的话头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精神安慰剂。李、杨的爱情，唐明皇的皇位，大唐王朝的盛世气象，都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全剧的后半部始终沉浸在浓郁的失落情绪中。作者一再利用回忆、梦境、游仙等种种非现实手法来渲染主人公的情感悲痛，从而造成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沉重效果。这和清前期“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语）的社会心理是极为合拍的。大概也正因为如此，李泽厚先生在其扛鼎力作《美的历程》中，将《长生殿》列为清初“感伤文学”的重要杰作。

洪昇还从李、杨的爱情悲剧出发，将这种哀怨、惆怅的失落感扩大到更广的社会范围，从更高的层面上抒发自己的悲剧情绪。在“安史之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中，李隆基失去了皇位与美人，杨玉环失去了生命和荣宠，昔时宫内的侍女及伶人也都流落天涯。从前随侍杨贵妃的宫女永新、念奴二人，仓皇逃难，流落到金陵，在女贞观里做了女道士，“叹夜来风雨催花葬，洗心好仔细翻经藏”。然而遁入空门依然不能使她们的精神找到寄托，她们失落伤感的情绪永远无法沉静下来。时值清明，正是“江南三月，莺飞草长”的时节，风飘荡，雨如丝，“家家扫墓，户户烧钱”，她们悲慨顿生，忆起昔日皇宫豪华，念及眼下流落无依、孤苦伶仃的凄惨境况，不胜酸楚惆怅（如《私祭》出[供玉枝]曲）。而昔日皇家内苑伶工李龟年老汉，流落江南，盘缠用尽后，只好怀抱琵琶，沿街卖唱：“一从鼙鼓起渔阳，官禁俄看蔓草荒。留得白头遗老在，谱将残恨说兴亡。”（《弹词》出李龟年上场诗）他那首[南吕·一枝花]“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隐含了多少辛酸与伤感，一曲哀歌，唱出了千千万万流离失所、穷途末路者的悲伤、愤慨、窘迫与无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颤

和共鸣。一时间，“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③”，响彻神州大地。

三 洪昇对李、杨形象的重塑

在历来有关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文学作品中，《长生殿》对这两位人物形象的刻划最为成功。

（一）晚年唐明皇

历史上的唐明皇，既是大唐“开元盛世”的开创者，又是“安史之乱”的酿造者，是个历代史家争议多多、褒贬不一的人物。他少怀大志，胸藏韬略，曾在其伯父唐中宗被毒死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发动宫廷政变，粉碎了韦后的篡权阴谋。他登上皇帝宝座后，曾求贤纳谏，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及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开元盛世。然而在当了二十多年皇帝后，他逐渐骄奢淫佚，独断专行，好大喜功，横征暴敛。晚年得了杨贵妃后更是荒废政务，纵情享乐，且任用非人，重用奸臣杨国忠和野心家安禄山，终于酿成毁灭盛唐社会的“安史之乱”。

洪昇在《长生殿》中所写的主要是后期的唐明皇，在具体描写时如何把握分寸难度很大。洪昇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像以往的许多作者那样，要么把他写成一无是处的昏君，要么把罪责全部推到“祸水”——女人身上，而是实事求是地写出唐明皇政治上的昏庸和爱情上的钟情两个方面，以及二者的内在联系。

《长生殿》从天宝年间杨玉环入宫写起，这时的唐明皇早已失

去早年的英锐之气而坐享升平，寄情声色。他上场的第一支曲子[东风第一枝]就是他陶醉于以往的政绩，追求眼前声色的刺激的自述。这既是此时唐明皇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又是他思想行为的一条贯穿线。杨玉环的入宫，如天赐尤物，恰好满足了他行乐的欲念。杨玉环的倾国姿色，风流体态；她的聪慧灵巧，锦心绣口；她的歌喉舞姿，莺声燕语；甚至于她的睡态、浴态和醉态，都极大地满足了他的感官欲求。这位当年的英明君主从此一头栽倒在温柔乡里，尽情享乐，听任朝政如脱缰的野马，迅速地滑向黑暗的深渊。在《定情》出之后，作者通过两条线索，揭示了唐明皇形象的两个侧面。一条线索沿着《春睡》、《复召》、《舞盘》、《窥浴》、《密誓》的脉络发展，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他与杨贵妃在爱情中沉迷的程度，以及这美满的结合所带来的极大快乐：杨妃无聊，他可以不管机务，陪她游逛；杨妃春睡，他一再吩咐宫女不要把她惊醒；杨妃寿诞，他设宴称庆；杨妃跳舞，他亲击羯鼓助兴；甚至杨妃入浴，他也亲手搀扶，双效戏水鸳鸯……风流君王遇上绝代佳人，真个是千般怜惜，万种宠爱。当然，这种宠爱是杂有极大的色欲成分的。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感情活动也更多地醉心于她的美貌和风流：“笼灯就月细端详，庭花不及娇模样。轻偎低傍，这鬓影衣光，掩映出丰姿千状。”他爱杨妃“风流煞”的“庞儿”，“月中娃”般的“仙姿”。他更欣赏杨妃鲛绡帐中那“龙脑微闻，一片美人香和。爱他红玉一团，压着鸳枕侧卧”的春睡娇态；翡翠盘中“花枝招飐柳枝扬，凤影高骞鸾影翔”，似“一朵红云自空漾”的舞姿；沉香亭畔“软哈哈柳亸花欹，困腾腾莺娇燕懒”的迷人醉态。总之，在很多时候，唐明皇只是把杨贵妃作为一件天生尤物、一朵“解语花”来“高擎在掌”，摩挲把玩的。正因为如此，在和杨妃两情欢洽的空隙，他会“劣云头只思别岫飘”，将大姨子虢国夫人“夹入帐中”，“巧赚娟娟风”，邀梅妃于翠华西阁，鸳梦重温……只是由于天生丽质的杨贵妃以色艺为武器

百般攻心，才使唐明皇对她的爱逐渐深挚和专一。然而此时离他们爱情的覆亡已不远了。

另一条线索则沿着《贿权》、《褻游》、《权哄》、《进果》等出的脉络，用虚笔和侧笔写出唐明皇的失政。在这几出戏里，登场的人物虽然是杨国忠、三国夫人、安禄山等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和唐明皇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如《贿权》，通过杨国忠的得贿买放，写出了唐明皇的吏治腐败，任用非人。《褻游》、《疑讖》通过外戚佞臣的特宠放纵，比富斗阔，写出唐明皇的赏赐无度，偏袒亲私。《权哄》、《侦报》通过安禄山和杨国忠的勾心斗角，写出唐明皇的闭目塞听和处事轻率。《进果》一出，更通过纳贡使臣的马践农田、踏死平民，反映出唐明皇的荒淫失政、役使无度。由于安禄山、杨国忠兄妹的权势和财富都是唐明皇一手所赐，而他们的勾结、倾轧、专权、误国等种种罪行，也都是唐明皇纵容、包庇的结果，所以作者那辛辣的讽刺和批判的锋芒，始终是对着这位风流而昏愦的大唐天子的。前人曾以“毫荒”二字形容这一时期的唐明皇，确实是十分精当的。

《惊变》一出，长期酝酿中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终于爆发出来，两条线索至此合而为一。“渔阳鼙鼓动地来”，唐明皇顿时惊慌失措，不知计之所出，只得丢弃臣民，仓皇出逃。面对着河山沦亡，生民涂炭，身为一国之君的他却只为他那如花似玉的妃子能否经得起逃亡途中的奔波而担心落泪。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杨贵妃已没有资格和他一起逃亡西蜀了。作为对其所有过错的惩罚，护驾的六军将士杀死了杨国忠，逼他立赐杨贵妃自尽。乐极生悲的唐明皇咽下了一杯自己酿就的苦酒。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快乐过。叛乱最终被平定下去，他也从避难的蜀中返回，成为徒有虚名的“太上皇”。如果说，江山易主还不至于给他带来太多痛苦的话——国政毕竟交给了他的嫡子，那么永远地失去那位色艺双全

的“解语花”，那位平日对他竭尽温存，危难关头又代他受过、宛转赴死的绝代佳人才是最难忍的痛苦，特别是在他空前地孤苦无依，渴望精神慰藉的时候。

于是，唐明皇只能徘徊在追悔、怅叹、愁苦、幽独的个人内心世界中，通过幻觉的巷道去追寻那失去了的美好。他“闻铃”伤感，在西行途中，看到重叠的云山，引起他的乱愁交并：“万里巡行，多少悲凉途路情。”游目远眺，他想到的是“迢迢前路愁难罄，招魂去国两关情”。他“哭像”诉怀，后悔自己在马嵬坡前毫无主张，如果当时自己执意不从，贵妃未必就死于非命，“如今独自虽无恙，问余生有甚风光！只落得泪万行，愁千状”。他“见月”感慨，在“钟漏沉虚籁”的元宵夜晚，独自凭栏，空对一轮明月，想起杨妃的冷骨荒坟，不胜伤痛。他“雨梦”伤情：“猛想着旧欢娱，止不住泪痕交。”《觅魂》出[后庭花滚]一曲借杨道士之口表达了他“精诚积岁年，说不尽相思累万千”的痴情万状。

国人历来有同情失败者的习惯，对于唐明皇也不例外。早在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毫不客气地批判唐明皇“重色思倾国”、“君王不早朝”的荒淫之后，又用无限同情的笔调抒写杨贵妃死后唐明皇对她的刻骨相思，歌颂了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情：“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元代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也在杨贵妃死后，用了整整一折的篇幅写返都后的唐明皇对杨贵妃的追念，把唐明皇的满腹幽思，一腔愁绪，万种忆念，千样别恨刻画得淋漓尽致。到了洪昇的《长生殿》，虽然也在前半部对唐明皇的纵情声色、政治昏庸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但在“马嵬之变”以后，同样用深情的笔调，多方面地表现唐明皇的内心苦痛，渲染他的钟情与愧悔，把一个高高在上的帝王，刻画得血肉丰满、情深意挚。以往有不少论者对这一点颇有微词，认为后半部唐明皇的悲剧性格不符合逻辑，因而不大真实可

信。但假如我们细细品鉴,就不难发现,洪昇的这些艺术处理自有其依据所在,这就是一个“情”字。明代汤显祖面对时人对《牡丹亭》中生死死爱情的责难时,曾发出“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的慨叹。对于被称作“一部闹热《牡丹亭》”的《长生殿》,亦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唐明皇在后半部的钟情与愧悔,自有其情感轨迹可寻。

在“马嵬之变”中,唐明皇目睹了杨贵妃为他慷慨赴死的全过程。所谓“一代红颜为君尽”,正是杨贵妃以其对爱情的真诚所作的彻底奉献。唐明皇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洗礼,从此杨贵妃在他心目中已不是一个徒有姿色,可以任人亵玩的女性,而是集美好品格和高贵情操于一身的女神。他洗净了往日仅把她当作一朵“解语花”来赏玩的卑污念头,对她奉献上由衷的敬意和刻骨的相思。通过马嵬埋玉的悲剧高潮和天上人间的生离死别,李、杨的爱情挣脱了宫廷的恶浊气氛,大大净化了。作者又运用了高超的艺术手腕,对人物心理和悲剧气氛作了细致动人的刻画和描绘,采用了民间“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的美丽传说,以歌颂他们那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痴情。这时候的唐明皇已成了神话式的人物,成了情痴的化身。洪昇正是在他和杨贵妃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爱情理想。

(二) 纯情杨玉环

假如说,对于唐明皇,作者还是批判和歌颂参半的话,那么对于杨贵妃,这位被历代史学家、文学家泼过许多污水,被视为倾国祸水、乱阶尤物的女人,洪昇则予以更多的同情和赞赏。

首先,洪昇净化了她的形象,不但“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④,清除了前人记载中有关杨玉环与安禄山暧昧关系的一切痕迹,而

且还抹去了她曾为寿王妃的历史事实，而沿用了白居易《长恨歌》中“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提法，将之改造成一个出自官掖的纯情淑女的形象。

其次，洪昇在渲染杨妃美丽容貌的同时，赋予她出类拔萃的艺术天赋和才华。如著名的《霓裳羽衣舞》曲，本传自西域，相传唐明皇曾作了加工。而在《长生殿》中，洪昇改为杨玉环梦入月宫，闻得仙乐，醒来后制成此谱，并亲自歌舞，“向翡翠盘中显伎长”。《闻乐》、《制谱》、《偷曲》、《舞盘》，洪昇整整用了四出的篇幅来显示杨玉环卓越的艺术才华，从而将她和唐明皇的爱情，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共同的艺术爱好和亲密的艺术合作上。

再次，在描写其官闺生活时，既写出了其固宠求荣的一面，也写出了她不得不尔的苦衷，以及对感情专一的正当要求。根据作者的安排，杨玉环原系宫女出身，对于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宫廷的内幕是十分熟悉的。因此“定情”之夕，“受恩承宠，一霎里身判人间天上”的她虽然也喜出望外地高唱“恩波自喜从天降”，但却不像一般初尝爱情果实的少女那样兴高采烈，那样忘情地沉醉在幸福之中。因为她知道，就在她“浴罢妆成趁彩仗”的当口，也正是“六宫未见一时愁，齐立金阶偷眼望”的时刻。自己的“承恩”，意味着别人的失宠。于是她显得是那样的惴惴不安。当明皇赞美她“绝世无双”，许诺她“擅宠瑶宫”时，她是那么地缺乏自信，反而“沉吟半晌”，顾虑“庸姿下体，不堪陪从椒房”。在接受了明皇的定情礼物之后，她还说：“谢金钗、钿盒赐予奉君欢。只恐寒姿，消不得天家雨露团。”

“定情”之后，杨玉环以其过人的姿色赢得了唐明皇的专宠，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但是她也清楚地解读了明皇那颗风流多情而又好色易变之心。对于明皇的“身虽在这边，心终系别院，一味虚情假意，瞞瞞昧昧”，她是再清楚不过的，并为此

而时刻担忧：“怕君心不可托”，“怕日后恩疏，不免白头之叹”。为了达到自己独擅后宫的目的，也为了保住杨氏家族的“一门荣宠”，她使出了浑身解数，终于击败了她的竞争对手——梅妃。当梅妃被迁往上阳楼东后，她大大松了一口气，放松了对风流官家的警惕，没想到唐明皇趁春游之际，勾搭上她的亲姐姐虢国夫人。此事给了她极为深刻的教训，使她意识到，用介绍自己美丽、风流的姊妹，以“暗中筑座连环寨，哄结上同心带”的方法，虽然能取得好色君王的欢心，但对自己的“专宠”地位却是很大的威胁。她更没料到的是，风流成性的君王还因此恼羞成怒，把她赶出皇宫。这次重大挫折，使她懂得光凭骄纵，“一谜儿自逞心胸”来对待这位风流皇上是要吃大亏的。在回到杨府后，她对自己入宫以后的经历作了深刻的反省：

我杨玉环，自入宫闱，过蒙宠眷。只道君心可托，百岁为欢。谁想妾命不犹，一朝逢怒。遂使促驾宫车，放归私第。金门一出，如隔九天。（泪介）禁中明月，永无照影之期；苑外飞花，已绝上枝之望。抚躬自悼，掩袂徒嗟，好生伤感人也！

于是，她不失时机地献发传情，打动君王。回宫后她一方面主动妥协：“今自艾，愿承鱼贯，敢妒蛾眉？”一面改变策略，决定除了“含娇带嗔”之外，尽量利用自己的聪明、美丽和伎艺来争宠固宠。

经过这一场风波，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爱又加深了几分，而杨贵妃通过充分展示其聪明、美丽的“制谱”和“舞盘”，在后宫中已确立了绝对优势。然而，迁置上阳楼已久的梅妃，居然还能吸引唐明皇那颗风流的心。这不能不使杨贵妃深感惊讶和怨恨，她咬牙切齿地喊出了“江采蘋，江采蘋，非是我容你不得，只怕我容了你，你就容不得我也”的宣言，决心为捍卫自己的专宠地位作坚决的斗争。当她派人打探到唐明皇果然私下召幸梅妃时，不由得怨恨交